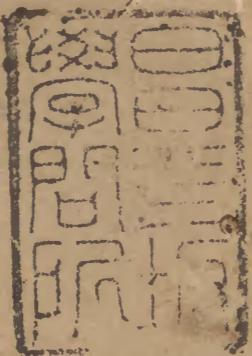


臣鑒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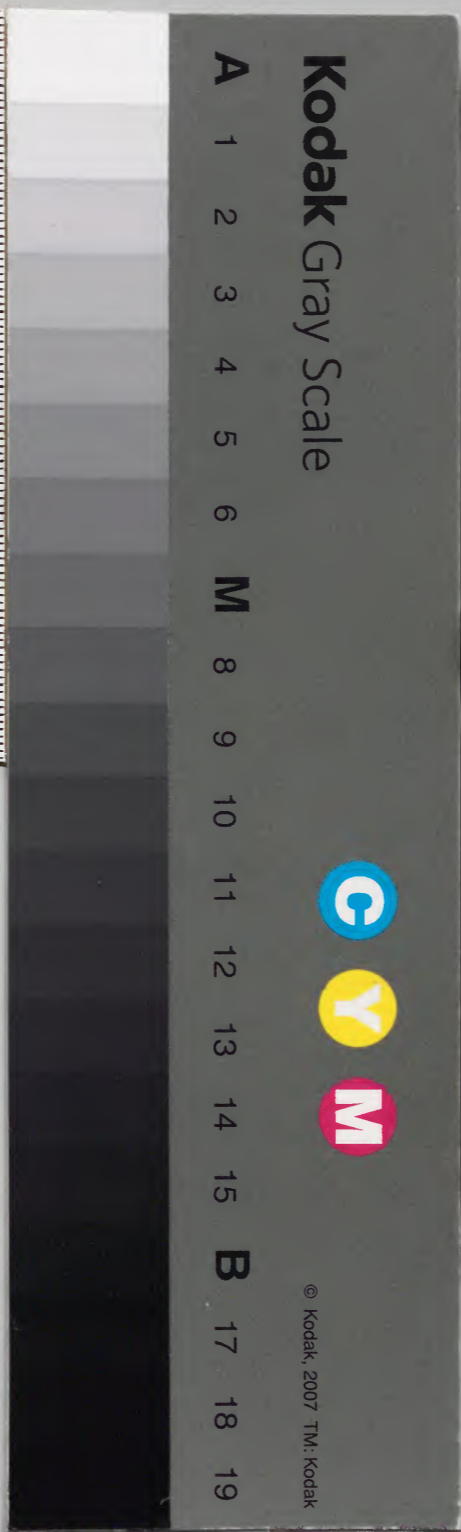
十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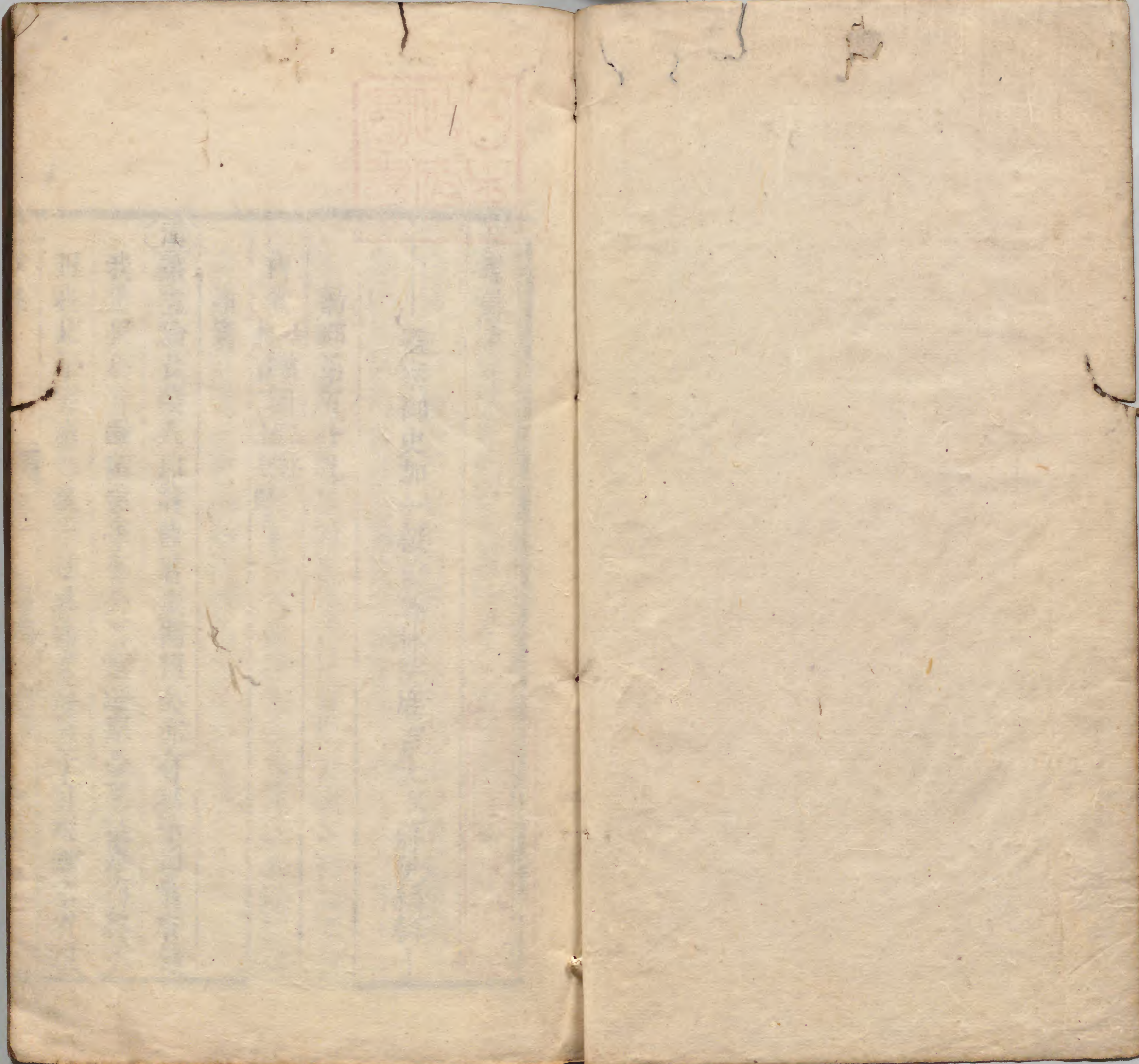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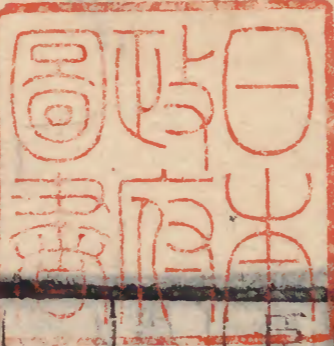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八	八	五
九	二	五	
一	〇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二	八	五
〇	一	〇	五
四	冊	架	類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85	
冊數	10 ( 7 )		
函號	299	141	







臣鑒錄卷十三

淺草文庫

監察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臣蔣伊編輯

勸部第五十九

內省

事實十二條  
格言二十七則

事實

漢第五倫長陵人以清節著或問曰公亦有私乎曰昔有饋我千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終不用也兄子嘗病一夕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

而竟夕不眠不可謂無私也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廁過必在此耳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

晉王導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唐白敏中為相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敏中謂同事曰我輩須自點簡孔吏部不肯居朝矣

宋朱松字喬年婺源人力學有俊才自謂福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號韋齋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秘祝者人問之公曰吾日有所為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達但以深自防簡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魯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退朝獨坐靜思行事當否曰退思巖

楊廷顯從陸九淵學終日克治聞過不自恕嘗行步小跌拱手自若徐起條然從行者異之曰小跌未必遽傷使此

心驚擾所傷實多耳嘗夜被盜明日論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如此張燈視箚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人歎其不可及

明蕭省身為河南布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一務寬恤郡縣承風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肯自容已過每有小失輒赧然面赤即改圖焉嘗誦胡敬齋語云浮議雖不足恤亦可以恐懼修省是他山之石也  
王文成公初第上安邊八策世稱為訐謨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

楊鼎嘗語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為戶部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忠退思早

楊翥嘗夢誤入人林園私食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且盡義心不明以致此也

司馬溫公我箴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已以聽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自簡以杜人之議

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  
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  
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  
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汗我直道以  
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  
以報人之任我聖賢存心之大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  
後知平日之費閑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慾然後知平  
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  
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面是向外事也  
胡師蘇云人之奉承我誇譽我不可遽喜必反而思之我果  
有好處猶退然讓之如無好處而以此加我必利我者也必  
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  
徇我者也吾方自媿之不暇而况偃然當之哉人之侮慢我  
毀謗我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性氣偏執不能從容  
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誤而人未加  
察故爾我惟自責自修彼自媿服若遠生忿心與人爭辯不

已或言其難之反起弊端戒之戒之

陶文僖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業不能贖萬一况可漫不加意乎憶往歲出差自京往越來往數千里或由陸路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路所用牽挽人夫不知若干人念茲小民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或值嚴冬衝冒霜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能無惕然乎

王文成云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辯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

辯也無其事不必辯也無其事而辯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辯之是益增已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書紳要語云至道之用嗇鄙細不可吉人之詞寡深密不可節俠之生輕鬪狠不可通達之財疎暴殄不可才子之氣高矜驕不可廉吏之守嚴刻剝不可  
省躬長語云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闇茸爲寬大胥失之矣

王文成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

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  
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夢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富貴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須特地猛省作急回頭始得不然醉夢了此一生矣

顧璘二警詞左警詞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右警詞曰好辯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

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洪容齋云易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鸚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  
臨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呂希哲曰君子能攻其惡則日夜點簡絲毫不盡卽不懶於心矣豈有工夫點簡他人晁以道曰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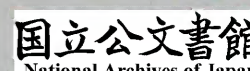


者非謂口不臧否人也祇是自治為惡恒恐身心有錯念念  
 在此何暇更管別人耶惡口交惡爾終事不盡則不辨  
 邵康節曰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  
 於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乎起念之際常切  
 檢點樂善惡惡皆由心起心善則樂善心惡則樂惡  
 學者事無大小纔覺心所不安便斬截勿為如此乃得遂其  
 本心乃是謹獨之學  
 晁文元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虎之勇非  
 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  
 關係養縱欲是人鬼關  
 觀歌舞邇聲色覺此中前後漸異初時遇輒喜過輒思久之  
 遇輒喜過則不思又久之遇亦不喜亦不避如白雲丹霞來  
 固欣然去亦何戀焉京閉目不觀只為此中打疊不淨故云  
 聖人除心不除境凡人除境不除心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能盡一生之力  
 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  
 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

纔舒放便思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  
 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味發露太盡恐亦難繼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  
 畏入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  
 婆要教人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  
 程伊川云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  
 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  
 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蟲矣

無事如有事隄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  
 消心中之危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煨來思立揭地掀天的  
 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  
 卽命當榮顯常作落窳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身居  
 豐足常作貧窳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  
 作卑下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入心不知  
 沈氏衷言曰吾嘗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  
 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貴吾分已踰亦



復何求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後人卽神  
佑可延家聲不墜若猶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  
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  
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  
逞報復於私忿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更  
借勢以助惡遂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  
顧猶揚揚得意自矜謀略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衆指交  
加不惟自仆當斯之際倖入不免倖出多藏亦復厚亡室雖  
廣而不得寧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累及妻孥玷及祖父欲  
益反損欲進反却得乎失乎利乎害乎

漢諸葛亮伐魏部將馬謖違節度敗於街亭亮上疏請自貶  
三等  
晉周處陽羨人少孤膂力絕人好田獵不修細行州里患之  
父老嘗歎曰三害未除處問故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  
蛟并子為三處遂入山射虎投水斬蛟乃造見陸機陸雲

臣鑒錄卷十三

勸部第六十

悔過 事實二十一條  
格言十則

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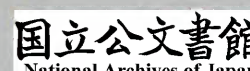
漢諸葛亮伐魏部將馬謖違節度敗於街亭亮上疏請自貶

三等

晉周處陽羨人少孤膂力絕人好田獵不修細行州里患之

父老嘗歎曰三害未除處問故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

蛟并子為三處遂入山射虎投水斬蛟乃造見陸機陸雲



具以情告云欲勵志改行而年已蹉跎奈何陸勉之力學  
 後官中丞以節義著  
 蕭思詰十歲時尙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  
 莫不患之後忽知非痛自刻勵折節下人數年中遂有令  
 譽  
 戴淵少時遊俠不事行檢常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  
 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劫之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  
 左右皆得其宜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  
 劫耶淵便流涕投劍歸機機與定交作札薦之過江仕至

征西將軍

唐潘果年未弱冠任都水小吏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捉一

羊歸羊中路鳴喚果拔其舌後一年果舌漸消縮陳牒解  
 職富平令鄭餘慶疑其詐驗之見舌本纔如豆許問其故  
 取紙書以答之縣令教以齋戒寫法華經為羊追福果如  
 教後一年漸得生平復如故

宋李文正公昉每自言曰周顯德末吾為翰林學士丁母憂  
 詔起就職時禮部侍郎竇儼嘗責吾曰夫魚袋之設取事  
 君夙夜匪懈之義雖恩詔抑奪不當有金玉之飾吾遽謝

不敏自是每誌於心曰夫爲人子者喪禮固非豫習然三年之制苟不中禮非惟有虧名教亦何面目處身於縉紳之列乎於此益知儼之言真長者也

蔡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賈存道慮其以酒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終身飲酒不至醉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

每捫其瘡痕輒流涕

胡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手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以觀玩從此遂不復下惡

有商人子素豪蕩逆旅病瘠父攜之謁胡文定公公授以素問其子痛悔自責公誨之曰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自今苟知愛身便能修身洗心向道讀聖賢書而通其義不患不能爲文也其人後登上第

徐駿少有禽荒之癖嘗蓄鴿父責之遂力學不輟後父亡

每遇鵠飛鳴涕泗無已人稱泣鵠先生  
洪燾忠文公容夔次子也族叔璞殺其僕姓駱者洪周旋  
其事訟得寢明年如廁忽覩其僕招之洪遂忘其死隨之  
至一府見金紫人居中坐綠衣吏高唱云洪燾枉法行財  
罪當死洪答曰爲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  
諱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  
以僕故致叔於辟一也駱無子妻貧無以養使璞資之終  
身二也且駱妻自不願檢驗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  
肯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吏導之回途中問綠衣吏

人間何事最善曰救人爲先繼絕次之復問平生食祿遂  
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聞後註  
云合叅知政事以其年月姦室女某人降秘閣修撰轉運  
副使洪悚然曰奈何綠衣吏曰但多行好事已而前至大  
溪綠衣人推墮之恍然而寤死三日矣妻子環立以心煖  
口動未就殮耳未幾叔璞死後洪官至端明殿學士享上  
壽而終非力行善事所致乎此事洪嘗梓以示人

明閩士劉乙嘗醉酒與人爭妓旣醒大慙乃籍古今受酒禍  
者以自戒題曰百悔經絕飲終身

王日就分水人少負俠骨夜獵從四騎出所畜犬啣衣鳴  
鳴捶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因亟歸明日覆視其處虎跡  
縱橫歎曰犬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  
遂終身不復獵

項夢原初名德蔡夢已名在桂籍以污兩少婢削去科名  
遂力行善事楷書金剛經刊板印施凡十餘年夢至一所  
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字模糊下爲原字旁一人曰此  
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夢原遂登第

汀陰張畏暑積學工文甲午秋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  
詈試官以爲瞋目時有一道者在傍微哂曰相公之文必  
不佳張怒曰汝不見我文烏知不佳道者曰作文貴心和  
氣平今聽罵詈之辭則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  
屈服就而請教道者曰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造命者  
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功而又加意謙謹以承休  
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能行善事積陰功乎  
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嘗存此心功德無量卽如謙  
虛一節並不費錢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  
折節自持丁酉夢至一室其房甚高得試錄一冊中多缺



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奈何多缺其名傍人曰科第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缺行皆係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遂登高選

俞都弱冠遊庠與同學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七戰棘闈不售生五子四天一失去妻以哭子兩目皆盲俞貧窘不堪每歲臘盡自寫文疏禱於竈神至四十七歲除夜與警妻共坐忽有一角巾皂服者相訪曰余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

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察君私居獨處時貪念淫念妬嫉念褊急念高已卑人念恩讐報復念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方逃禍之不暇何由祈福哉俞驚愕請教角巾皂服者曰君自今後行善須要着實凡有妄想惡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只理會行善一邊去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耐心去行若力不能行亦要懇懇勤勤使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效驗言畢遂進竈室忽不見俞方悟爲司命之神卽於元旦拜禱誓改前非實行善

事如是三年巳五十歲甲戌首輔張江陵爲子擇師聘俞  
至京挈眷以行張爲俞援例入國學中丙子科北榜舉人  
丁丑成進士一日偶謁內官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覓諸  
四方爲巳嗣者內有一子年十六卽俞失去之子也楊隨  
送其子還寓夫人撫子大慟雙目復明俞悲喜交集不願  
出仕辭江陵回籍爲善益力其子娶婦連生七子俞手書  
遇竈神一事垂戒子孫梓之以行於世壽至八十有八  
侍郎孫洪少時與一同舍生游太學相約無得隱家報一  
日同舍生得父書秘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書

中語干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洪正欲知所趨避耳生  
出書示之書云昨夢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孫  
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人離書爲上天  
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乎孫曰有  
之向來東上在某州適見夫婦相詬求離洪輕爲寫離書  
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及就試生果中式而孫下  
第生曰我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所遇人姓字  
尋跡其處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其事置酒合之  
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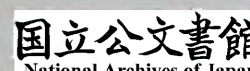
省試歷躋廡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死轉  
調護晚侍經闡舉二子皆貴顯此祇畏天譴之功也  
學士錢福營第宅工役煩苦里人病焉一工不任役錢怒  
責之工曰往時黃提刑營第我受役致病今其宅已瓦敗  
垣頽我猶殘病不痊安能應役錢言下大悟遂罷其工按  
凡官民興不得已之役宜加曲體慎勿盡其力至於貴介  
富家有所役使往往乘勢督促寒暑不休其意本欲圖成  
孰知力未舒而功已敗乎勞民傷財古人所以惓惓致戒  
也

天台王璧如大師名立轂領萬曆丙午鄉薦授新淦令幼  
受殺盜淫妄四戒後以居官而廢戊午入覲舟泊蕪湖夜  
被二人持符攝至一殿殿上王者呼名叱曰汝命該盡於  
丙辰八月所以延至今者齋戒力也汝奈何自棄命取破  
戒後事稽之須臾擡兩箱至皆令新淦卷宗也凡一束一  
揭及平日戲書方寸之紙俱在王者閱之見所刻金剛經  
好生編顧左右曰是知植德尚有生理損其五官全其軀  
命可乎命獄卒抉去其目次日雙目遂瞽乃棄家修道後  
以禪悟兩目復明歷遊雲棲博山之門真叅實證兼行大

悲懺法再生者又十二年對對山出四立餘歲  
 江州朱原虛為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原虛  
 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鄰  
 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  
 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淒涼吳綾越錦  
 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  
 與之完聚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  
 父焉

格言

寇萊公大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  
 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  
 病時悔  
 朱子曰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可因循含糊  
 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則後事尚可寡過若不悔改則終身  
 學不長而過愈多也  
 楊慈湖曰吾少時初不知已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  
 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再  
 觀索之又得二三已而又索我過若此其多乃大懼力改



經言人有衆過而不自悔如水歸海漸成深廣若人有過自  
解知非改過從善罪自消滅如病得汗方能痊愈袁黃家訓  
曰凡人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一日安於自  
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矣何龍圖曰聖學中有  
一下學之法可合三教曰改過而已人有口過有身過有心  
過上士修之斷能回天易命下士修之亦可獲福免禍善改  
過者身心口互相關合若人能先改口過次及身過漸及心  
過更能斫勘入微剝換到底則進一步又見一步去一分又  
露一分精修無已致曲有誠矣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  
一般這便是一箇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  
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悁渙然冰釋這便是一  
箇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薛文清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  
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  
之則氣質變矣

善惡初分則一念之起亦可招報改悔自我雖已行之事猶  
可轉移所謂神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誰謂

吉凶禍福皆有定數乎夫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心既格數亦隨之而轉矣譬如國之刑賞法制一定不易苟人臣真能以忠誠格君則既謫而召還臨刑而賜赦俄頃間喜怒頓殊恩威頓易則知理數相爲貞勝而古今陰德感應之事昭然不誣矣

改悔之法惟在自已時時檢點耳遠思追揚祖父之德近思消弭生平之愆上思報國之忠下思成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閉已之非念念如此事事如此自然全體是善矣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

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

易曰君子以改過遷善凡善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介在幾希不可不察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上下昭著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何可以不懼第三要發勇心奮然振勵日日知非從心曲隱微處默自洗滌簡點譬如千年暗室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具是三心方可改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

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嗔怒今戒不怒此就事而改者也如過在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已豈能自安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是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又思行有不得皆已之德未修感未至也以之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練玉成之地我當歡然順受何怒之有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多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若能一心為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不能污染此改過遷善之要道也

臣鑒錄卷十三

勸部第六十一

弘獎 事實十五條  
格言二則

事實

漢鄭當時字莊陳人少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聲聞梁楚間嘗置驛馬四郊存諸故人惟恐不徧官大司農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廉一不治業仰俸賜以給窮交每見上未嘗不推轂賢士世故翁然推之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

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  
海內咸信服之

龐統性勤獎善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  
雅道凌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  
將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不  
亦可乎

郭泰字林宗好獎借士類多所成就茅容避雨危坐勸令  
就學孟敏破甑不顧泰勸之學俱成名儒拔申屠蟠於漆  
工識庾乘於門卒自餘或出屠沽卒伍因泰獎借成名者

甚衆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泰遇之塗勞之曰昔顏涿  
聚梁甫之巨盜段于木晉大罪也卒爲齊魏忠賢勿恚恨  
責躬而已或譏泰不絕惡人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左原後欲結客報仇以泰怒而止時史叔賓王允等皆  
有盛名泰覘其非真以爲必敗後果然黨禍作知名之士  
多被禍而泰以隱惡揚善獨免世網泰卒會葬千餘人共  
刻石立碑蔡邕曰吾碑銘多矣獨郭有道無媿焉

晉張華字茂先固安人博極古今以文章名世贊伐吳功成  
封廣武侯進司空好獎人才卽寒門下士有片長者莫不



歎賞延譽卒之日家無餘貲惟圖史充棟凡奇秘書世所  
希覩者皆華手識焉  
謝眺好獎後進孔闇有文章時人所未知眺語孔稚圭曰  
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唐韓愈為京兆尹賈島赴舉在京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

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用敲推兩字本定引手苦思至尹前  
不知迴避愈問之具以實對愈曰久之曰敲字佳遂並  
轡同歸論詩累日與之友善贈孟郊死葬北邙山日  
月風雲頓覺開天地文章聲斷北邙故生賈島在人間由此

名譽著聞李賀七歲能文時有知者韓愈與孟郊訪之  
題名其門與之為友賀遂知名舉進士

李栖筠贊皇人有文名累官御史大夫喜獎人善而樂人  
攻已短天下士推重稱為贊皇公

楊敬之喜汲引士類孜孜靡怠常知江表之士項斯贈以  
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君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  
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宋歐陽文忠公為翰林日常以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  
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以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

如所言便為延譽未嘗以位為驕人  
 呂蒙正在相位時有富言者願見其子請侍太祝學許之  
 既見大驚曰是兒他日名位與吾埒而勲望過之勅諸子  
 禮貌之其子即富鄭公弼也

范文正公仲淹在淮揚有孫秀才索遊上謁公助錢一千  
 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因問何為汲汲如此戚然曰母老無  
 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補子為學職月  
 得三千以養母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後十年有泰山  
 孫明復先生者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則前索

遊者也仲淹乃歎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  
 况其下乎

陳瓘好獎人善見人議論雖短未嘗面折微言示警人多  
 退省媿服尤好獎勵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者即譽美  
 傳揚謂已所不能確位至宰相謚文肅

**明** 閩有貧生客京師饑寒濱死頗善丹青不能售一錢因以  
 兩幅獻於楊文敏公榮公題詩其上而還之詩云誰家老  
 屋枕溪濱十里青山半是雲此處更無塵跡到祇因啼鳥  
 隔花聞其二云小橋流水漾晴沙策杖歸來日未斜昨夜

東風花落盡一林高樹鎖烟霞明日張此畫於市價遂湧  
貴人爭延致因而饒裕

程皓生平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嘗應對  
候其言畢徐為辨曰此皆眾人妄傳其實不爾更道其人  
美事

格言

嚴君平委曲論人以善立證仙階為善之功亦何嘗無藉於  
語言人縱不能以語言作福奈何徒以口舌造業哉

李光元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於少室山遇一異人明告

之曰爾今求道為當提拔世人耶抑只了自己耶若只自為  
身神仙不取然則為善先須提拔世人提拔當如何開示  
悟入是也

臣鑒錄卷十三  
 勸部第六十二  
 德言  
 事實三十七條  
 格言十六則  
 事實

臣鑒錄卷十三

勸部第六十二

德言  
事實三十七條  
格言十六則

事實

周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  
 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  
 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况  
 於身乎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殺之告子思曰此非吾

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尹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雷妻矣

漢雋不疑渤海人暴勝之爲直指使者威振州郡聞不疑賢請見不疑褒衣博帶佩劍盛飾造門勝之迎上坐不疑曰凡作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濟之以恩乃可善後勝之改容納焉

嚴君平買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雖終日言學而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味此意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

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爲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唐李臯字子蘭荆南節度使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臯欲市取之坐客馬彞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忍使其子孫棄乎臯再拜曰微君安得聞此言

肅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

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  
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聞此恐阻自新之心事乃  
寢

宋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  
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  
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  
遂寢

保州兵亂招降者二千人分隸諸州富弼恐復生變屏人  
謀之歐陽修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從容論曰禍莫大於

殺已降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  
時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謂弼擅作威福弼歸  
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禍何可測  
耶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亦免弼於大禍也古人之  
辭培植固不遠哉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卧榻邊有一劍公問儀何  
用儀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於  
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  
之說汝不記乎吾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刃物自隨

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仁宗初臨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不知所以裁之如何則可  
呂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  
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神宗時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邵雍之門生故  
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  
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  
邵伯溫初入仕請教於程明道明道曰凡奉行官司文書  
於其忌處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真仁人之言其利溥

哉

鄒浩以直諫得罪世猶疑爲沽名程伊川曰君子於人當  
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伊川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請教魏公曰元符  
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  
光楊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劉壯輿嘗摘歐陽修五代史之訛繆以示蘇文忠文忠曰  
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

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胡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工未訖罷去羣小斐然興謗皆以滕用錢不明白通判以下皆不肯書其簿胡於坐中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奚不早告俟其去今始許之豈美事乎一坐大慙

**明**劉誠意基家居太祖詢以天象悉如條答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

中書舍人何觀詆大臣王直胡濙阿附不宜處左右下廷議都給事毛玉議以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罪當死葉盛林聰爭之曰朝廷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怒觀猶下廷議甚盛德奈何導令抑人言乎雷霆之下一有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受直言之名也且吾輩皆言官獨不自爲地乎玉意乃解

英宗思建庶人幽大內多年欲赦之左右以爲不可召李賢問賢對曰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居鳳陽府



正統十三年狀元彭時當上表謝恩四鼓起俟隱几不寤  
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胡忠安從容出奏狀元  
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

景帝崩上欲令汪妃殉李賢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幽廢  
若令殉葬情所不堪况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  
卿言是令妃遷居外王府原侍宮人悉隨之遣老成中官  
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竟獲考終

曹石擅政時有匿名投書罪狀曹吉祥者吉祥怒方請上  
自爲榜購捕上令內閣撰榜岳正進曰爲政自有體式盜

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緩  
則人情忿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  
究上謂左右曰岳正言是

司寇閔珪讞獄不稱旨孝宗怒甚諭劉大夏曰爾第云古  
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夏對曰嘗聞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  
爲士執之而已上意解

英宗上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彭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  
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  
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

年八十者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上嶽號相稱李喜曰是也既擬進呈上大悅  
尚書陳壽字本仁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無隱而不喜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故不敢妄言楊文襄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事當爲朝廷愛惜本仁得之矣  
儲文懿每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賢孝故事爲訓絕無燕昵語

尚書劉南垣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劉曰此吾門生當開論之俟其來款之曰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過午飯猶未具直指饑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釀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劉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劉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以盤飧責人  
周文襄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教授朱冕進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周從之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

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  
白昂成進士候先達胡忠安問處世之要曰多栽桃李少  
種荆棘  
張悅爲侍郎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張曰川行甚險州縣  
卑官攜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葬魚  
腹矣君輩幸無以微罪斥去之  
林寔爲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有所囑  
於趙趙謀於寔寔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  
人及趙知建州謂寔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一

言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  
謁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之謀於唐一菴答曰人情  
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母心便當棄婦他日母追悔時汝悔  
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婦姑果相協邦佐蚤世  
其妻寡而貧堅守其節

江西甘矮梅通五經曰方從學者甚衆一日有門生爲御  
史者謁見甘款語久之曰能少畱蔬食否及設饌惟葱湯

麥飯而已甘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云葱湯麥飯煖丹田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甘之意深矣

嘉靖乙卯順天鄉試第一題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次題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典試官以聞肅宗怒以首題下有死而後已句問徐文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肅宗大悅

格言

紫虛元君勸世文曰道生於安靜德生於謙退福生於清儉

命生於和暢患生於多慾過生於輕慢禍生於多貪罪生於不仁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心莫恣貪曠戒身莫隨惡伴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真名言也

薛文清云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陳搏曰優遊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邵康節嘗三復之爲詩曰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李燔曰凡人不必要仕宦有官位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

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也

耶律楚材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人以爲名言

蔣善曰立德當遠色立身當謹言立品當戒戲謔慎飲食擇交遊

蔣善曰見色動念固屬不可至於言之聽之尤當謹慎嘗見讀書才士以及市井之人談及閨閫必多方揣摩描畫姦私淫褻之態一時聽者遂以爲實有是事而吠聲附影遂至形於紙筆而編入詞謠獨不思彼縱有私我又未嘗親見何以

知其如是之詳耶夫邪褻之語最能炫惑衆人是言者與行者特一間而聽者與言者亦一間也

傅獻簡公曰以帷箔之罪加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惡名至使君臣父子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訶乎

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實不宜居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心不當有語有其語則毀來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薛文清曰人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

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披之清涼為惠最普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簡肅一言而天下奏讞不死文靖一言而天下不稅農器仁人之利溥也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

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細

臣鑒錄卷十三  
勸部第六十三  
事實八條  
漢陽雍伯洛陽人以傭賣爲業少修孝敬達於遐邇所居之處絕少水漿乃晨夜汲水以給行旅兼修橋造路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雍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璧餘爲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徐氏女有履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汗其履轉貫城漸多泥滓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弗忘

臣鑒錄卷十三

勸部第六十三

通商旅 事實八條

事實

漢陽雍伯洛陽人以傭賣爲業少修孝敬達於遐邇所居之處絕少水漿乃晨夜汲水以給行旅兼修橋造路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雍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璧餘爲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徐氏女有

名行試求之徐氏笑以爲狂僻然聞其好善戲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婚雍卽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位至卿相

唐劉晏立權鹽法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之鹽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於州縣不復置官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鹽貯於其處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利而民不乏鹽初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萬緡

南唐關稅甚繁農商苦之時旱禱無應唐王一日謂羣臣曰近京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唐王悔悟卽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

宋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賦稅輿就博州置場收受民大困於輦直而河朔斛斛不甚貴公戒民每斛就本州納價三鍰委幕屬輓金就博州坐倉倍價按買時斛斛爲厚價所誘來者山積五日遂足而餘金尙有數千公悉按等給還民間

真德秀知泉州先是蕃舶畏苛徵至者歲不三四聞德秀下車蕃舶驟增至三十六艘



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凡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邊而悉畱權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陸九淵知荆門軍先是知荆門者日差使臣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商苦之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悉罷去揭示商人俾徑至務自是稅日增

臣鑿錄卷十三  
勸部第六十四  
養無告  
事實

臣鑿錄卷十三

勸部第六十四

養無告  
事實十三條  
格言三則

事實

周文昌化書云帝姓張諱忠嗣師氏韋仲亡無嗣唯女五人  
長者以寡而歸宗次者及笄而未字餘尚幼張為備禮而  
嫁三人其二幼者寄養於司諫高之量家俟其長也納為  
子婦世服其高義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禍

臣鑿錄

卷十三 勸部 養無告

福無常安可因已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為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更資以衣食遺焉

蕭復為太子僕射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騰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行賑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使弟絃致辭若以別業見贈當處足下於要地復對曰僕以家貧鬻業將拯濟孀幼耳倘以易美職於身令無告之人凍餒非鄙夫之心也

襄陽夢炎在灃陽置生老病死苦庄專濟生而無衣者老而無子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苦而無告者夢炎後移

節常武劄無恩庫民皆德之

宋葉夢得為許昌令值水災俘殍不可勝計夢得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制賑之全活數萬道中多遺棄小兒一日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以自養左右曰人固所願但患既長或來識認夢得乃為立法凡災傷遺兒父母不得復取夫兒為所棄則父母之恩已絕人不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末凡得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又為載籍記數貧者給米以為食事定按籍計三千八百餘兒此皆奪諸溝壑而致之襁褓者後官至尚書左丞子懋為

轉運使尚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最强幹無何感疾遽至因劇霖  
憐之因請所托尉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爲割俸送其母  
及函骨歸河東且爲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如生時拜  
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已力請於帝今得爲公之子  
矣明年霖解官泐流而歸每遇灘險必見尉隱約立岸上  
如指呼狀將拔荆渚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及期果然名  
之曰穎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  
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令許君結姻將嫁女於許氏買一

婢從嫁一日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而泣瑾怪而問之婢  
曰幼時我父亦宰此土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育於吏  
家數年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故蹟思念先人  
不覺悲耳瑾急呼吏問之大爲憫惻作書寄許曰吾買婢  
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我女嫁資先爲  
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蘧  
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次子君女配吾長子  
安事盛飾於是二女並歸許氏瑾夢一綠衣大夫拜謝曰  
不圖弱息過蒙君賜已得請於天矣後瑾歷十郡太守壽

九十八

吳奎北海人與鄉人王彭年友善彭年死京師奎使長男  
主喪事周其家嫁其二女奎後官至宰相

明

劉彛任虔州民饑棄子彛出榜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  
二升每日看視一境無夭死者後蔡璉舉育嬰社其法以  
四人共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  
社所倩貧婦乳之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  
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爲滿待人領養此法不獨恤幼  
又能賑貧免一時溺嬰之慘興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

莫此爲大凡城邑村鎮皆可倣而行之官長爲此利濟更  
易宏也

冒政官戶部時錦衣大使杜良虧糧貧甚賣其女冒憫而  
周之得完籍去仍贖其女歸後冒歷官副都御史以壽終  
子良領鄉薦官至別駕  
沈嘉謨吳江人居鄉好義邑有顧子者十齡失怙而家業  
頗饒時值寇警邑令議餉軍大戶衆謂無如顧子沈憮然  
曰以是藐孤寧堪此役衆謂其僕多可任沈曰吾正慮強  
僕挾重役以欺凌幼主則家立破耳如必欲顧子吾願代

之遂自註已名沈有三子長官檢討次贈密保三孫皆成  
進士  
徐擇之判北京聘趙士琬爲師士琬與擇之三子俱相得  
無何士琬病卒擇之父子爲辦喪事厚遺其妻子又命小  
吏趙汴護送至家汴畢事歸忽作士琬語曰士琬不善攝  
生壯年就鬼錄荷公父子周恤篤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  
妻子皆無流離失所之苦陰府亦以此重公將厚報矣後  
擇之果陟顯仕子孫昌大

張孝基爲同郡富人婿富人止一子因其流蕩逐之未幾

富人病卒盡以家財付孝基後富人子爲乞丐孝基問曰  
能灌園乎曰如得就食幸甚乃收之旣復問曰能管庫乎  
曰灌園已幸得管庫尤幸也遂使管庫孝基察其人謹愿  
無故能盡舉家財還之孝基死後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  
騶御如大官狀竊視車上者孝基也相揖問故以還某人  
財事上帝命至此山言訖不見

格言

李昌齡矜孤傳曰孤者未能有成親已蚤世或母死而父再  
娶或父死而母再行甚者父母俱亡藐然孤露人有憐之者

亦必不如親父母之愛之篤也可不矜乎世人但知孤爲可  
輕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而養成大器者昔張鄧公上邈方  
在襁褓父母皆卒及長安貧讀書勤苦不倦竟能登科致位  
台輔以賢德稱此至貧之孤也呂中丞誨幼失所怙勵志爲  
學不妄交游洛陽之人多不之識及登第人方知爲呂正惠  
公之孫歷官言職以徑直稱此貴家之孤也人不幸而孤者  
以此爲法皆知自勵若以矜孤言之則前輩行之矣查龍圖  
道家甚貧常聚親族之憚獨者養之祿賜所得隨之輒盡與  
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尤厚嘗有一同僚女貧爲  
人婢公聞而贖之嫁於士族呂正惠公端與馮道及趙文度  
皆鄉里世舊道子病廢公分俸給之又薦文度之子紹宗於  
朝非真實矜孤能如是乎

宋朝凡遇寒冬禁中發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祖禹言朝廷  
自嘉祐以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  
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  
爲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爲額恐京師  
之衆孤貧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隆冬盛寒然後降旨收恤  
則民以凍餒死者衆矣臣以爲宜於四福田增益官屋以處

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救濟計其存  
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  
恤則貧民得沾實惠矣上開納焉  
禮部尚書姚夔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癯殘疾扶老攜幼呻  
吟悲號足干天地之和非所以令外國使臣見也昔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勅存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  
也上允其奏

臣鑒錄卷十四

監察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臣蔣伊編輯

勸部第六十五

謹言事實十一條  
格言七則

事實

周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  
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  
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



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漢可馬徽負人倫冰鑒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害人乃括囊不

談有以人物問徽者不辨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

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咨君意乎徽曰如君所

言亦復佳

邴原居遼東尚清議公孫度以下心不安之管寧謂原曰

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取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晉謝朓出為吳興郡守與弟淪送別朓指淪口曰此中惟宜

飲酒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

溫而已既出或問謝公三子孰愈公曰小者最勝客口何

以知之公曰吉人之詞寡

魏楊椿字延壽性寬謹為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莊帝還

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臨行誠子孫曰吾兄弟在文明太后

左右每自相誠論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答曰臣等非不

十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

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

蒙賞汝等若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

我家仕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  
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不  
欲勝人足免尤誚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  
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滿足之義爲一門  
法耳

宋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  
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  
媿辭

王文正公旦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  
終日人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  
定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  
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席匡幼機警初遇一善相者曰汝明年當饑死席甚以爲  
憂一日遇有人談閭閻事者匡對之勃然作色談者心媿  
而止其事遂隱迄逾年竟無恙後登台輔

明宋學士濂每燕見賜坐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  
臧否第言其善者詩文每寓忠告上喜公善諫公深密不

日學錄 卷十四  
三  
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常大書温樹二字於室中或問朝  
廷事指一字不對

格言

全人銘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  
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  
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  
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  
能慎之福之根也勿謂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  
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

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  
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吾知不示人  
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薛敬軒曰發言須句句有着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  
悔惟心定則言當理無妄發之失多言最使人心志蕩而氣  
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崔瑗座右銘云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  
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木老氏誠剛強在涅貴  
不溜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  
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一事而關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着口一語而傷我長厚  
雖間談酒謔慎勿形言

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於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  
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言非力所及勿輕言

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  
傑之局量回光自照胸中善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

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  
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  
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亦君  
子長者之厚道也

臣鑒錄卷十四  
勸部第六十六  
惜福  
事實

臣鑒錄卷十四

勸部第六十六

惜福 事實十八條  
格言十一則

事實

晉殷仲堪為荊州刺史食常五碗盤外無餘殺飯粒落席間輒拾噉之每語子弟云我受任方州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

新記 雍州刺史王熊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熊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熊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

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  
慙又客與羶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羶意嫌之及瓜皮  
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有媿色每至亭會自稱量  
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

唐鄭澣尹河南召子孫會食設蒸餅其孫去皮而後食澣大  
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我嘗病澆俗驕奢自奉奈何  
置浮甚於五侯統綺子真乳臭也因手取所棄者食之

宋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上因問食品稱珍  
何物爲最易簡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羹汁

爲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  
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  
一壘盜亟引數缶以沃濁肺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  
鳳腊殆猶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暇也太宗笑  
而然之

陳文惠公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  
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丞相陳秀公與叅政元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於元曰  
叅政之疾當卽痊矣我雖小愈亦非久世者元請其說秀

公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日室間羅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幕之題曰元參政香飯我問其故守者曰元公自少至老度不能盡則必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今元公由此更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蘇文忠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者以竹筒貯之待客嘗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惜福延壽之道

蘇文忠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早晚飯食

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箸雖蔬茹亦然嘗謂人曰福當如是惜

范文正公讀書南都學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刀劃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莖數十莖啖之旣顯每夜就寢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沈判官屢世敬奉真武一夕夢帝謂曰家人拋棄五穀罪  
歸家長汝奈何聽奴婢狼戾全不覺察數日後大厄至矣  
夢覺入厨下視之果然沈因令家人盡出泛湖約以湖上  
相候家人出乃淨淘溝中棄飯加椒菜爲炊以待家人日  
晚候沈不至歸餒甚爭取食之沈道其故家人由是相戒  
沈竟無恙

李義範住北邙山每入洛城與蒙師李生往來多止其學  
中甚相欵洽忽一夕李生詣別擁爐夜話問其何適生曰  
我將辭世矣非遠適也我受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日逐

所用之水凡人世用水不過日用四五升過此必有減福  
折算切宜慎之問其身後妻子生計後皆不爽

明章文懿公懋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  
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居家留客只一葷一黍酒三行魏  
文靖在家客至留飯只一肉一菜二公可以爲法

徐莊裕家居儉素每過往還之家見陳設過盛則愀然臨  
觴不樂遂不舉筋或勸之曰吾今日心齋當茹素里中有  
化之者

王莊簡公學夔歷官四十年囊篋蕭然布衣租糲依然儒



生子孫每相見必脫去絹帛衣更以布乃入一日一幼孫以公老眊未更衣入見公撫摩孫衣問曰汝衣爲何孫以縐紗對公大駭曰縐紗乃做官帽與汝祖母髮髻用之何乃作賤製服蓋公自入宦無縐紗服也年九十四受隆慶萬曆兩朝存問

太學二生生同年月日時又同發解過省後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鄂州者爲治後事祝曰我與公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卽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

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享用不可過後鄂州教授官至典郡

陳僖敏公鑑父孟玉爲人淳樸常出行登廁見鍋底飯一塊在廁旁滌而食之是夜夢神告曰好善如此當獲福報未幾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累贈孟玉如其官

袁黃初無子後生儼其母爲作冬襖將買絮袁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絲貴絮賤吾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贈族中寒無衣者袁喜曰誠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第

格言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晏嬰妾不衣帛董威結殘繒爲衣號曰百結祭彤衣無兼副皆惜福也

殿上刻耕夫一箸半餐念夏畦幾番揮汗屏中繪織女寸縑尺帛思寒窻無數拋梭

趙太守題蠶婦圖曰蠶未成絲葉已無髣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昔寇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有詩曰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貧女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曰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

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字剗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已施貧當無不至矣

張悅揭屏間曰客至留飯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歐陽文忠公云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

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

黃山谷食時五觀一曰計功量此食來處自墾植收穫用功甚多一人之食十人作勞何況殺害生靈為已滋味家居則承餘蔭仕宦則食民膏大不易安二曰省己己之德行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全此三者應受供養如有歉缺惟當媿恥不敢盡味三曰防心於上味食務遠物而求難得是之謂貪於下味食起恚怒以口腹之故鞭朴人是之謂嗔食

不過充饑而求食前方丈是之謂癡四曰正事良藥以療形蔬穀以養人魚肉以養老人一日不再食為病之媒故食不獲已也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五曰為成道業方受此食生為道業而受食既食不可怠於道業

高忠憲公曰省浮費以養廉省煩惱以養生省物命以養福杜奢侈以示後敦朴實以維風

歸季思口酒不厭清味不厭薄可繼可久或蔬或肉談清而不談俗歌詩而不歌曲投壺而不六博彈絲而不吹竹賓去不强留客來不用速讌笑而不廢忠告羣居而不妨誦讀朋

友攸攝雍雍肅肅賓主皆忘熙熙穆穆此陶菴之所爲自適也而彼與我之所共淑

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祇以厭飫諸僕爾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判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食非羅列器非金銀不敢會賓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不他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而靡者鮮矣風俗頹敝知是有世道之責者既

不能禁忍助之乎溫公之在洛也與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潞公有詩云啜粟盡甘顏子陋食鮮不媿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旣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媿貧公和之曰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節用惜福極力救敝真百世師也今之士大夫盍亦倣而行之

臣鑒錄卷十四  
 勸部第六十七  
 知人  
 事實二十四條  
 格言三則  
 事實  
 晉王衍神情朗秀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送之  
 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也  
 王衍嘗詣羊祜陳事辭甚俊辨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  
 顧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  
 也

臣鑒錄卷十四

勸部第六十七

知人 事實二十四條

格言三則

事實

晉王衍神情朗秀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桓溫以雄豪自許每輕殷浩語人曰少時吾與殷浩同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果以兵敗被黜

唐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皆不屏姬妾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貌陋心險婦女輩見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王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覓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餘得令終幸矣後果如所言

丁重有人倫鑒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矣浹旬果登台鉉鄭注鎮鳳翔請韋溫爲副使溫辭之或曰拒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矣盧攜風貌不揚語又不正呼其名攜爲慧蓋短舌也嘗以

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輒肆輕侮宙曰虛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其後盧果策名登朝官至福建觀察

宋曹穆公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卽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

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凡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於市王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羗人讎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敢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晉儂長沙人自少力學以名節自勵一見歐陽修卽妻以

女人服其鑑

呂誨字獻可爲殿中侍御史王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慶得人誨獨策其必禍天下疏論之道逢司馬光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行受其禍乃論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合王衍盧杞爲一人由是斥外而安石果以恣睢敗光六服誨之先見

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

陳升之爲相帝謂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何如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事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

李師中初任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



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吳文肅公子璟素負氣節韓魏公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韓琦素謂王安石非宰相器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嘗讀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文彥博初第呂夷簡見之歎曰此大有福德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御史遷侍制及入相帝以宿德元臣命六日一

朝兩月一赴經筵契丹來聘使者見公拱手曰異人也

侍郎蔣堂為江淮轉運使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為一簡答之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譽後卒為名臣

鳳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四諫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

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  
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  
無所不爲矣主上富有春秋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  
此諫官也羣服其言而罷

御史常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復論  
蔡京奸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奪人主之視聽力  
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臣京  
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

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

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陛  
飛爲統制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  
非萬全計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秦檜旣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奸人  
相矣

明太祖欲相楊憲以問劉誠意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  
相者持心如水以理爲權衡而已無與憲不然能無敗乎  
問汪廣洋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問胡惟庸曰此犢將償

轅而破犁矣太祖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對曰臣疾惡太深  
又耐煩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虚心求  
之

楊繼宗典浙江試得二卷卽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  
答曰人臣以得士爲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  
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乃王華李旻也華辛丑狀元  
旻甲辰狀元

格言

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

身何者知人則易而知己則難也故知人莫貴於自知

劉忠肅公摯論人才大槩曰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  
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  
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君子與小人就形跡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  
之小人亦或能之嘗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若  
黑白之相反

臣鑒錄卷十四

勸部第六十八

愛才

事實二十四條  
格言四則

事實

漢袁安河南尹政尚嚴明然未嘗以贓罪輕坐人每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不忍也聞者感激白勵

晉張華為安北將軍行部所至慕容廆弱冠入謁華異之曰命世器也因以所服簪幘遺之

裴辛術遷吏部尚書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折衷為當時所稱舉

唐房元齡為秦王記室每從行所至收人物致府幕引杜如晦為兵曹參軍同心共攻諸將有勇力智計者密與結納令畢輸心力聞人善若已有使卑賤人咸得自盡唐太宗嘗稱元齡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後爵邢國公如晦爵祭國公並為元勳

張建封字本立鄧人博辨能文章慷慨尚氣以功名自許

裴尚書寬罷政歸途次見一人坐樹下衣履極敝與之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豈長貧賤者舉船錢帛奴婢悉以贖客客受而登舟即戒飭奴婢裴公益奇之既乃知建封也後官徐州節度使

德宗多猜忌宰相不敢於私第見客元和時裴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豈宜禁私第見客帝許之

宋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者見其人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

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公嘗期王且為宰相器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

張詠守郡日有錄曹叅軍衰老詠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叅軍求去別以詩曰秋光多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詠驚歎曰僚幕能詠而我初不識可媿因慰而薦之

張方平字安道為成都守素與歐陽修不相能一日蘇洵攜二子謁見方平曰我何足為公父子重乃為作書治裝送都下謁修修時在翰林得洵父子大喜安道知人因謝安道曰後來文章當屬蘇氏矣天下以此高二公

薛簡肅公奎守郡日范蜀公為舉子一見奇之館於府第比還朝載范以行或問奎曰成都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但幸得一偉人耳

張詠鎮蜀時彭乘始冠持所著文為贊托文鑒大師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褒貶擲之於地彭大沮後將赴闕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歎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凌忽自恃故擲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畱鐵絳鈔三百道為縑緗之助子其勉之

范文正公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招收前後作過黥配之人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薦辟之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居謫籍者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公嘗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蘇文忠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歐陽公每見其一篇常爲終日喜一日與其子棊論文因及文忠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吾也崇寧間海內外稱蘇公

詩文不復有言歐公者

蔣堂字希魯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蘇文忠日夜得一士旦以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其補益多矣

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脚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雷車却碾前山過不灑原頭陌上塵司馬文正公於士人家立借紙筆修刺謁之且爲稱薦由此知名

元祐間學士蘇軾出帥錢塘視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呼訊其卷中何物味道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竊計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追公熟視笑呼掌箴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并手書于由書一紙付之曰先輩這

回將上天去也無妨明年味道及第來謝公甚喜爲延款數口而去

侍郎胡則初爲令時丁晉公爲游客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飲常日所用尊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輒辭去胡往見之出銀器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喻設陶器之因甚媿德之後晉公貴竭力推挽胡遂致顯位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蘇轍忽卧病魏公知之奏曰今歲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



聲望今聞轍偶病未能就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試甚非衆望須展限以待之上許之轍疾愈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呂徽仲不知其故因問制科何以至秋末蘇乃爲呂言之呂曰韓忠獻之賢如此哉凌景陽爲仙遊尉嘗以事出郊有道士挾二童子來謁見其眉目疎秀非凡品因畱衙舍日課以經史秩滿屬太守置郡學二子俱擢上第卽蔡襄與其弟高也

鞠詠受知於王化基及王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王之屬吏也將之任先以書及所作詩寄之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化基入爲叅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患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

明夏原吉性好汲引周忱爲長史或薦忱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歷陞侍郎巡撫江南

楊東里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內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崑山令羅永年投謁東里問屈昉何如人羅無以對東里

曰士人尚不知耶永年慚而退還任即訪識之未幾有詔  
 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助應  
 郭璉為吏部尚書進士李賢入選試嘉禾詩郭大稱賞之  
 謂有輔相才即受驗封司王事  
 學士劉鉉王順天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  
 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豈可以資格限乎  
 時論題之

格言

范仲淹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  
 獸窮則攫

人窮則詐古人所慎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

黃文毅公孔昭為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  
 用才猶農家之用粟粟積於豐年乃可備饑才儲於平時乃  
 可濟事自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  
 之公餘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於册量其才能隨其地望  
 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謝文肅公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  
 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十五  
 年始終不少變

楊文襄公一清愛慕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即登

之薦剡使得展布其才嘗曰宋之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自  
 出劉集賢聞人有善稱道不已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不及  
 韓忠獻聞一小善必曰琦所不及以上數君公忠體國取善  
 猶恐或失故能崇獎至此則知薦達賢士當事所宜知也  
 嚴文靖公訥疏曰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  
 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仿此意於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  
 裨盛治

臣鑒錄卷十四

勸部第六十九

樂善 事實二十條  
格言五則

事實

宋叅知政事鄭清之字德源擬作感應篇贊踰年未果忽得  
 日青甚異乃齋心研思日裁數章疾遂已贊成爲表以進  
 曰竊觀大易一書包羅天地萬物之變而自始至終稱必  
 者僅四語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曰積不善之家必餘殃  
 殃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曰陰疑於陽必戰陽則爲善爲

君子陰則爲不善爲小人自古及今天下治亂不一端人  
物賢否不一律而所以爲治亂賢否之分者善惡而已至  
於善積而慶鍾惡稔而殃集感召之機隨觸而應施報之  
跡以類而從則曰非我也天也夫虧盈益謙消息之理也  
天非有所厚薄而增損焉栽培傾覆逆順之勢也天非有  
所好惡而予奪焉視聽明威非早暮督察之也吉凶影響  
非禍福驚動之也行之於已則効著於物過萌於心則咎  
形於事此作而彼應有不期然而然易之所謂必者蓋善  
惡報應之際斷乎其不可易此感應篇之所由作乎理宗

御書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語冠諸篇首賜禁錢百萬助  
工墨費後清之封魏郡王謚忠定

我眉縣尹王湘於紹興辛巳年發心力行感應篇數十事  
偶因悶絕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聞有神人說王湘方欲  
行太上感應篇真樂善者宜速放還

遂寧周篋日日看誦感應篇又好爲人講說紹興二十一  
年春暴死經日復甦謂妻曰我被入追至冥司見階下皆  
立窮人半是同鄉餓死者心甚恐懼少頃至殿下看殿上  
坐者如人間所畫星官像呼篋諭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以

汝欽奉太上感應篇又爲人講說汝雖未及盡行然聞而  
改行從善者參亦有行持證仙果者皆汝講說之功也今  
已改許爾福壽祿籍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仙道不復  
來此矣箠旣出復遇一吏戒之曰汝宜將感應篇廣行流  
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豐治傳授  
之士功業不淺不但脫水火刀兵盜賊疾病之苦且可廣  
求男女添註祿壽擴而克之可造神仙之路箠旣得還述  
以勸世

黃巖進士楊琛未中之時見鄉人刊感應篇私念自己無  
力隨緣助刻第十七號一板夜夢神曰已如君所刻中矣  
後果中第十七名進士

葛蔡爲人好修樂善嘗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  
一二或三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客問何以爲利  
人事蔡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觸人足予爲正  
之若人渴與以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至  
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長久而已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歐陽文忠公被謗  
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勅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

嘗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爲一善  
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惡則投黑豆暮發視之初黑多於  
黃漸久則黃多於黑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撤豆無  
可數云

李之純三任成都漕司仁民愛物尤留心掩骼埋胔小吏  
徐熙佐之甚力時有百姓王彬病入冥司見朱紫數官聚  
廳而坐召熙曰適天符下李之純以葬枯骨有功更與知  
成都府一任汝以主行文書有力賜汝一子及第元祐三  
年之純果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徐熙子名適果登巍

利

富弼自樞密使被謗出知青州會河北歲凶流人就食者  
衆弼勸民出粟賑之或曰此非弼謗自全計也弼曰能全  
活數萬人不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哉從朝廷乞斛斗濟民  
作書與執政曰伏念人生好事難得入手今方遇之幸樂  
成此志也

簡州進士王巽久染重病開禧丁卯年仲冬死至冥司見  
一字甚壯麗金字大書其上曰東嶽府殿左有一大碑高  
丈餘其上大書金字乃太上感應篇也王巽就讀一遍歡

喜恭敬卽聞神人謂曰王巽一見太上感應篇便生如是  
欽慕若能從此奉行兼持戒殺自然病退身安不必在此  
巽遂復生病頓愈

廖德明朱文公之高弟也少時曾夢一神題其謁刺云宣  
義郎廖某後登第果授是職思及前夢恐官止此遂不欲  
行文公論之曰人與物不同器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  
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  
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爲跽而暮爲舜者  
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

而變難以一定言也今汝赴官惟是起心之處動念之時  
先當充廣德性力行善事前夢不足以爲芥蒂德明頓釋  
所疑拜而受教後果官至侍郎

陳亢金壇人中年無子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  
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子廓  
後又生度皆相繼爲監司子孫仕宦不絕

明徐恭博野人素行忠實一日於旅店中見銀一封坐待良  
久至夜始歸明晨復往待失銀者還之又灌蔬於園園傍  
有樹一人乘涼畢遺其囊於樹下徐收以待其人行二十

里始覺大哭而返曰吾挾糧銀三百兩赴京輸納今遺於此一家性命不保矣徐驗其封號及銀數與之後生子廷璋璋生二子鸞鳳同時登榜遂為燕輔名族一姓上而具  
寧崇禮性好善常造棺槨施人其貧不能葬者又施以錢米終身不變歿後其僕丁貴童夢見之如生時與語曰我平生積累陰德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後接續登名者常不絕十四郎者其子謙光也次年果魁於鄉自是殆無虛榜

宜興吳順山為督學致政歸尚無子有孀生獻種子方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有欠數不滿一兩而賣妻鬻子以完者代為完納二遇荒歉之年其糧食貴糶賑給貧民尚有不敷者復設粥濟之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給無力津送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寺觀損壞者為修理之聖像剝落者為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為整理八族屬姻黨以及相知故舊有貧不能贍者時常餽遺周其困乏九有遠鄉之人客旅流落者酌量通近



助以累糧保全還鄉十不論居官居鄉凡遇枉抑必與辨  
明每推已及物濟困扶危鋤強扶弱吳欣然行之後連舉  
三子皆登第  
休寧方時可自幼多疾後至齊雲巖遇異人謂曰汝貌當  
貧且無子壽不滿三十六奈何欲求清福必須先種善根  
乃可時可歸家甚貧勉刻感應經印施刻完而諸疾漸愈  
後生二子皆貴顯

吳祁陳嘉猷多病艱子屢困棘闈嘗彙集感應篇經解刻  
施且多行篇中善事萬曆間舉北闈經魁六子兩登科甲

武林錢養庶初參蓮池大師師以大上感應篇授之曰此  
吾儒安身立命之學也錢自此矢志奉行公車宦轍必攜  
帶敬奉風波盜賊中輒著靈應官至按察副使

廣西趙樂耕輕財好施樂人為善有同學好友為州守迎  
樂耕至任贈二百金趙謂守曰我欲往獄中一觀至則詢  
罪人某某欠贓未完某某追贖無納罄所得銀助之一時  
俱得出獄趙壽百歲子中進士仕至侍郎

廣西舉子周某領鄉薦赴會試道宿山寺夢一排祀者謂  
曰某沉淪於此三十年君能舉我葬之前岡梧桐樹下吾

使君今年登第且與世爲婚姻且見鄰壁有棺問寺僧云  
廣東李通判死寄於此三十餘年無來問者周曰吾眷也  
葬之前岡至京試前一日有饋篋篋者中有經義三卷周  
喜且異熟讀之既入試卽此題也不易一字遂登第周後  
爲子娶廣東富室李氏乃言其祖通判死寄某處流落不  
能奔喪某年家道漸富前去取喪則云某人葬之矣果符  
所夢云

揚州諸生蔣應參爲人端方正直自始冠至老未嘗一日  
釋冠樂善戒殺數十年如一日其自銘曰用儒治身用佛  
治心子善有文名丙子應鄉試其硃卷忽從衆卷中徐徐  
自出房師張調鼎異之拔冠本房人皆以其父樂善之報  
云

格言

文昌帝君曰士之隸我籍者皆從敬重字紙中來如王沂公  
父見字紙遺墜必以香水洗而焚之一夕夢宣聖告曰汝敬  
我教當遣曾參來生汝家後果生沂公因名曾狀元及第又  
如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五世榮顯  
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可

不戒哉  
勸惜字紙凡官長所蒞之境明文誠諭并勒禁通衢曲護聖教是卽詒穀子孫之道也身居通顯爲名教干城者宜留意焉紳矜富室宜崇建文昌聖祠收貯廢書字紙供僧掇拾爲衆首倡擇貧民無生路者日給薪水令拾字紙此敬字兼活人之法其給貧銀兩或衆集之或獨成之變通設處在至之者凡人謂字紙得之蹂躪者爲功不知廢書殘簡究竟歸於淪落有力者捐貲收買歲以爲常無力者酌處良規廣爲羅貯此非誠信堅久者不能也收拾污紙之法有建小塔於通

衢者有編竹籃於列肆者有多蓄素紙見而相易者有優獎重僕廣行拾取者有不吝舉手之勞積小以致人者法雖不同同歸於善匹夫慕義卽爲聖教功臣勗哉

西蜀李昌齡爲光州太守平反冤獄甚著聲績詳註太上感應篇使人因事求理助宣教化此篇大旨遂得燦然昭明於世齡後獲福甚多以壽考終焉今之李傳是也夫堯舜孔孟之道至今日而大明者以有程朱爲之傳註耳大約傳註一行不惟可以化聰明人亦可以化庸鈍人不惟可以化權貴人亦可以化卑賤人不惟可以化近人亦可以化遠人將見

言善言行善事交游善人俱從此出矣顏茂猷曰助天闡教  
爲功厚矣昌齡之謂也

丞相李昉每言吾於論語節用而愛人一句終身行之尙不  
能盡學士楊應之聞一善言必書而記之內翰賈黯以狀元  
及第自言得於文正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盡大諫劉安世  
以敢言得名自言得於溫公至誠二字平生行之未嘗少離  
此言爲善貴久也合而觀之今日多才之人自迷神識不悟  
本性萬緣交擾八面應酬一念來一念去一日一夜有八億  
四千念如風在空中無依止處如石壓草旋止旋生安得專

心爲善乎縱知善之當爲而爲物欲所移卽終日談經說法  
往往帶葉隕根坐取顛躓也豈不深可惜哉

胡文定見李文靖澹然無欲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  
分地位人也見王沂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  
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溫公忠厚友悌恭儉正  
直喜曰若此人者脚踏實地八九分人也見傅欽之論事上  
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  
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非真實樂善能如是乎

臣鑒錄卷十四... 漢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辟為功曹會融為刺... 史所案當得重譴范東至洛變姓名為廷尉獄卒居亡何... 融果繫獄范侍衛左右甚勞苦融謂之曰卿何似我廉功... 曹范訶之曰君困眩瞽耶融繫久疾病范隨養視竟融死... 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受學師薛漢坐楚

臣鑒錄卷十四

勸部第七十

報德

事實十條  
格言二則

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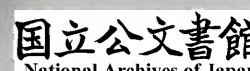
漢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辟為功曹會融為刺

史所案當得重譴范東至洛變姓名為廷尉獄卒居亡何

融果繫獄范侍衛左右甚勞苦融謂之曰卿何似我廉功

曹范訶之曰君困眩瞽耶融繫久疾病范隨養視竟融死

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受學師薛漢坐楚



獄誅衆莫敢視范往歛收之帝召入詰責范叩頭曰臣愚無狀以爲漢已伏誅亦足示國法矣誠不忍師資之情罪當坐帝以其詞壯之問曰若豈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屬乎對曰褒臣曾祖母臣祖也帝曰怪卿膽志乃爾以爲雲中守西太守鍾興封關內侯不敢受帝曰卿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也明帝卽徵拜恭封侯

李善南陽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死於疫一子名續纔生旬日貲產千萬諸僕私共計欲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亡山陽瑕丘界中哺養之乳爲生汗方孩抱有事輒長跪請白續至十歲與善歸鄉里理舊業告奴婢於縣捕殺之邑長鍾離意上善行義於朝拜太子舍人顯宗時遷日南太守道過李元塚未到一里所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盡哀自炊爨執鼎俎以祀泣呼曰君夫人善在此畱數日乃去居官惠愛遷九江守續亦爲河間相

黨錮禍發李固杜喬先死非命有詔暴尸敢臨者族固弟子汝南郭滂年甫成童左持章奏右貫鐵鑽乞收葬不許乃往臨哭與南陽董班守固喪不去太后聞而不誅會喬

故椽楊匡聞喬死號泣星行至洛着故赤幘爲門亭史守  
護尸驅蠅蚊積十二日乃要鐵鑕詣闕請收骸太后許焉  
蓋是時重經師氣節相勵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則東漢  
諸賢盛於春秋焉

唐王珪少孤貧人或餽遺初無所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  
瞻其冢珪後封永寧公

宋俞南疆從陳亮游時嘗路欲排善類指亮爲根非法煅煉  
門人不敢出言南疆誚責同門曰陳先生無辜蒙罪吾曹  
爲弟子乃影嚮昧昧是猶得爲人類乎亟走見葉適適曰

子真義士即秉筆作書南疆持之伸說諸公卿間亮寃遂

白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少學射於周同同死朔望必與衣治  
具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辭

徐文中嘗游東都所役兵偶爲車輓整不能行遇一道人  
傳以少藥步履如初兵大感激遍訪其人致謝一日復遇  
諸塗哭泣拜謝道人曰吾施恩於人多矣未嘗有一人得

如子者於是授以秘訣兵遂得道文中聞之詣兵問道兵  
曰清淨是道簡易爲上文中頓若有省後亦得道

尚書王存少嘗師事潁川陳俊俊死無子存為立其弟之子官之由是俊妻得有所托

明彭汝礪少師事倪天隱及官保信即迎天隱於官舍執弟子禮甚恭天隱死母未葬明年妻亦死無子彭葬其三喪

嫁其女於同年進士宋渙此敦在三之誼者也

格言

張弼脫李大亮之難後大亮貴遇弼於塗持之而泣悉推家

材與之弼拒不受大亮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

悉以臣官爵與之帝為遷中郎將代州都督弼不任德而亮

必報恩兩得之矣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忘者其為子

也必孝其為臣也必忠李公有此宜其功在唐之社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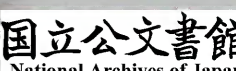
顧潤之嘗從俞觀光觀光無子當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

父子醫為感動弗忍受命觀光卒潤之奉歛於家衰經就位

主人競為潤之來弔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享祭惟謹或問

歛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

我乎殯也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其為之乎





尚書正存少師師事...  
 其子...  
 主人...  
 文于...  
 其...  
 其...  
 其...

巨鑒錄卷十四

勸部第七十一

扶危

事實九條  
格言一則

事實

宋黃汝楫越人家富於貲時方臘寇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  
 欲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中得金帛始  
 放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萬斤可悉贖其  
 命乃起所瘞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楫生五子曰開  
 曰閻曰閻曰閻皆相繼登第人以為積德之報

趙鼎爲秦檜所害得旨歸葬鼎之子汾護喪歸葬衢州守  
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攜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  
蒙之以搜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蒙之急言  
片紙命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兵  
之屬比官兵至搜索一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免禍蒙之  
力也

明李襄敏公秉初撫宣府時巡按張鵬以事相左天順間鵬  
與同官楊瑄俱以言事謫成兩廣錦衣門達令千戶監行  
日二人同牀朝不保夕時襄敏巡撫江南瑄語鵬曰君當時

若不與李却今日可冀周旋言未畢襄敏傳呼至見二人  
同牀哭不能起命左右寬之二御史曰此門錦衣手封且  
有邏者在後吾儕死則已矣何敢累公襄敏曰何傷朝廷  
有責吾以身任遂得釋桎梏解帶爲贈所至州郡遂皆致  
禮竟得無恙

馮琦之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逢一人倒卧雪中  
捫之半僵矣遂解已綿裹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  
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生子遂以琦  
名官至尙書

都憲吳誠之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戶欠官銀  
無措欲賣妻以償吳聞而歎曰伉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  
母間何以爲情吾幸不至饑寒且力尙能輾轉措辦顧袖  
手以觀人離拆乎遂曲處代爲完官百戶感泣而去後數  
年求地葬親地師尋一穴詢之正百戶產也吳備價買葬  
生子四人皆登巍科  
劉洵母好善有徒犯病卧門首饑瘠顛連劉母詢之知其  
証罄奩飾爲贖罪後母懷妊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  
早生看地之人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一地

卽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子孫成進士者六人  
常熟李栗初舉孝廉入京師有倉官陳清四川人緣事當  
刑其子寵年十四請代父死李憐之爲之營救費數百金  
朝廷嘉寵孝赦之後清補崑山縣丞願以女侍李曰以財  
濟人而入其子女非人也固却之夫以一書生在逆旅非  
有相知之素能輕千金脫人於縲紲較之晏子脫越石父  
固爲過之後仕處州通判子嗣賢登鄉薦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泛舟湖堤遙望一小舟浮沉波上有  
人據舟背呼救張憐之急出白金十兩呼漁舟往救至則

其子也  
 徽商王志仁年三十無子相者謂其十月必死王素神其術因急往蘇州歛貲歸旅中偶晚步河干見一婦投水王急取二十金呼漁舟救之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畜一豕將抵租昨賣之不意皆假銀也夫歸筮楚且無聊生耳王倍價周之婦歸告其夫夫不信偕婦至王寓詢焉王已閉門寢婦叩門呼曰投水婦來謝王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婦曰吾夫亦在此王乃披衣起纔啓門牆忽傾倒卧榻已壓碎矣夫婦驚歎而去王歸復遇相者

駭曰子為陰陽紋不獨免難抑且獲福後生三千兩登科第

格言

顏茂猷曰匹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但足衣食者不知寒餓之苦視為可已泛泛置之及見病卧道塗者又以為危為不能復振遂坐視其死即行道有心人愾歎焉耳其他則側目之屏逐之矣不知緣餓得病病既不能求乞則愈餓愈深此不過一二升米調護之累日便能求赴既能求赴便有生色或乘其菜色將病時早救尤妙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

救十命矣師巫之一費足救二百命矣千金之子粒十損一焉歲月之衣服飲食十嗇一焉足救千命矣甚輕而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其中以貯貧病者使免風餐土宿之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第須得一善人以掌管之四門有此則天札者鮮矣充之而四方有此則旅魂絕稀矣蓋人當病時無人照管則益一病風雨暴露則益三病空乏憂危則益三病豈有再生之望哉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輩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一人一錢不捨不

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傾我家業稍稍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嗇錢癖能致然哉一旦無常只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於是一擲足救千命者有之矣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此理至明銅臭染身真思量不到此耳



黃花喂之毛羽既成且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羣雀俱來  
 哀鳴繞寶數日乃去一朝忽見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向  
 承恩養今不得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玉環四枚與寶曰令  
 君子孫潔白累世為三公當如此環後寶生震震生秉秉  
 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果應白環之數

晉崔放清河人永嘉二十七年寓公安嘗因食鱠而病秋初  
 臨湖亭與女子同玩秋荷倚欄極眺忽聞亭檻之際有人  
 語曰賢疾為嘗食鱠戒鱠則壽矣放顧左右無人遂起臨  
 檻見檻下一大龜又語如前言訖入水放遂終身不食水

族年九十餘卒

孔愉以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常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  
 路愉買而放之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  
 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郭文宇文舉河南人也少愛山水入吳興餘杭山中倚木  
 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時猛獸為暴文獨宿十餘年卒無  
 恙嘗有猛獸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  
 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

毛寶為豫州刺史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來獻寶放

之江後邾城遭石季龍之敗赴江者皆溺死寶披甲投水  
如墮石上有物乘足以行及登岸顧視則所放白龜也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詣之亨乞命亨不解其意既  
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  
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壽一算

唐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得第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  
漁者得一龜長數尺置於橋上呻吟餘喘須臾將死觀者  
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子曰二千韋乃以所乘易  
之逆放於水徒行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

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  
忻然謂韋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托求識君子  
便可偕行相與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  
扣之開門延入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是大門  
製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有一老  
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  
元濬之向韋拜曰老夫將死之命爲君所生韋乃矍然知  
其爲龜也遂具珍羞流連竟日既暮韋將辭歸老人出文  
字一通授韋曰知公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



止所在聊以爲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  
胡蘆先生曰幸借我五十千文以充韋君一乘早決西行  
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  
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  
登科授咸陽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  
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  
年廳前皂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其後遂無所言韋嘗  
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  
所差異洪州廳前有皂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俗相傳此

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韋在位一旦樹忽生花韋遂  
去官至中途而卒初韋遇元長史頗怪異之後再過東路  
卽於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變  
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則安有中橋之患胡蘆曰迤  
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蠕蠕皆一時不免也又  
何異焉

薛嵩性慈戒殺卽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甚  
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日矣今君有急  
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於被上須臾皆殞嵩驚覺燈

火尙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一絲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虱也蓋是夜有刺客來古劍利甚著處便破其人見血以為殊死矣報其主明日啣之無恙蓋虱代嵩死也

魯山令元紫芝公庭聽斷忽一鶴啣草衣墮於前紫芝立命物色之果有人脫此草衣上樹將覆鶴巢追至庭而笞之

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為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無結忽憶鯉詩因改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宋蔡襄未仕時喜食鵝一夕夢褐衣老人告曰來日命緣於君乞恩貸即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數十命下箸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視厨中有黃鵝數十遂放之

韓忠獻公琦判相州日寒食節出祀庖人驅數羊欲殺之內一羊奔至公前跪鳴良久若有所訴公問之曰汝非乞命乎吾知之矣羊跪伏若拜謝狀公即親書一牌曰長生羊繫於頸令不得殺後宴會亦不用羊

宋郊宋祁小時同在黌舍有僧相之曰小宋他日魁天下

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年僧復至執大宋手驚曰公丰神  
頤異如活數百萬命者大宋歎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  
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大宋沉吟久之乃笑曰旬日前堂下  
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戲編竹橋渡之僧曰  
是也小宋今歲首捷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曰妾  
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魁選章獻太后臨朝謂  
弟不可先兄乃以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始信僧言不  
妄後郊官至司空封鄭國公

蘇文忠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常買魚以水養之活者

便放黃魯直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  
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需莫教閻老判自  
揣看何如

蕭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  
告父強之行至蜀郡履任大宴酒三行例進玉筋羹每取  
乳特烙鐵筋鑽其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震偶至庖  
見繫牛叩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又乞增永  
字於上已而夢神言汝有陰德不獨免天可望期願後果  
至九十餘

元孫總管赴韶州任舟至江中忽爲大風飄至巨山信步登焉見一大門問守者曰此何所也答曰此考校人間罪福處也引之入見堂上王者端坐侍衛甚嚴謂孫曰爾父食牛罪業至重爾亦喜食當減算只滿此任矣孫再拜求救曰汝到任能禁殺牛并善誘五百家不食牛汝與父俱免孫領命而出到任首禁宰牛并廣勸人不食牛肉踰年夢父告曰爾禁牛曾勸至七百家功德浩大得延壽矣明劉玉受權稅燕關令商民欲言事者得非時傳鼓冬夜忽傳城中多人共擁一牛咆哮奔突叩所自來則鄉民所蓄

耕牛鬻之屠人劉川必縛而加刃焉忽猛奮縛斷奔入城隍廟長跪神前哀號而泣一時街市喧傳千人競集而川必者咄咄捉刀尙欲加手焉牛咆哮益劇不可嚮邇仍馳北門外數里方轉西向關廩劉急出視事見牛踉蹌蔽觶泣跪復如所傳而門外千人誼譁無不爲牛請命者因召鄉民令還川必原直四金而自以四金償鄉民召赭山僧引牛去令計日領料飼牛牛馴擾隨僧無復向時咆哮狀矣劉因與邑令共出示禁宰殺

會稽陶石渠張庭芝偕過大善寺見鱒魚幾數萬頭陶深

憫之乞於張出錢贖放之江中至秋陶應試省下夢有神  
 告以放生功大得早膺鄉薦及期果捷陶歎曰我時雖發  
 念然庭芝之德豈可忘乎數日後畱都小錄至張亦中式  
 矣

陳五叙館於杭州長明寺同弟步月至石牌樓見兩牛橫  
 於路一牛忽起淚下如雨哀鳴不止見之惻然因叩牛三  
 門解衣質之次早償其價放牛於雲棲大師處  
 徐拭慈心不殺尤惡宰牛居恒謂牛乃太牢其物最鉅且  
 最有功於世天子無故尚且不敢殺而人乃以為口腹之

恒食何也故居官所至必嚴禁之後仕至尚書

李遂夫原名田初夢一車過滿載書卷問為何書答曰及  
 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遍閱無已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  
 指曰是爾名否漫應曰然其人曰此鄉皆食牛爾家三世  
 不食當父子登科及覺更名遂夫果登第

交河孟兆祥嘗患脾疾夢至冥府王語之曰汝祿尚遠大  
 但殺生過多將折爾算今宜戒殺放生刻夢中語示人可  
 贖此罪孟許諾因刻夢覺篇行世後登壬戌科進士官吏

部

朱之蕃未第時夢一神人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  
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但  
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屬汝  
無疑也覺語其父父以爲夢境渺茫明夜父夢亦如之始  
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是年果狀元及第徐  
止二甲第三  
隆慶癸未會試葛楚輔與江陰顧待問連號試後顧侵晨  
來見曰我見春榜矣葛驚問顧曰昨夜夢到仙府見榜末  
有顧待問字而墨塗去叩所以一真官曰好食牛肉姑示

罰耳方窘迫間傍一人曰盍禱之我卽謝過曰自今以後  
不敢再食真官喜取筆復註某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忘  
去獨能記君名蓋又在我之下也榜發果皆得第二人自  
是不復食牛

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醒急呼家人請太守及郡僚至  
床上叩首曰某至陰府乞命甚哀初猶不許旣而憫之謂  
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今幸再生非諸公  
爲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衆以爲妄語佯許之過三日復  
報司理死矣郡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此戒復立一簿於通

衢令百姓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卽望空焚之少頃報  
司理生矣往問之答曰復被使者攝去王者怒責余泣曰  
事屬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空中持一籍至云  
是戒食牛人姓名王者啓視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  
紀太守與衆俱受福無量矣司理後年百歲

李鑑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中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  
浩大六字更畫一牛像在傍揭曉果與應文同登乃無錫  
人也因問其前代陰隲事楊曰某家不宰生不食牛已三  
世矣

熊元乘禦倭姑蘇有玳瑁巨魚隨朝至海口膠於沙楊總  
戎取置天妃宮大喜命匠度視作帶熊過之見魚口中氣  
轟轟成雲異之曰是神物安可殺害卽勸令送海口其地  
去城四十里熊必親往放之逝時風波大作魚尚回首作  
朝拜者三月餘與倭接戰共見前魚出沒波濤中偃賊船  
下風而我據風力得累捷焉

林剛中云予祖諱珊字延寶素積善時年七十九矣適有  
一佃養牛牛疫佃白欲宰之祖諭之曰牛爲汝効勞年久  
可埋諸淨土佃者佯應私謀宰之祖知之召佃者與二金

使埋之佃者曰卽埋非數人不可祖更爲僱十餘人給以酒食竟埋諸山後祖夢一人人身牛頭謂曰公敬重牛女宿天帝報君視金星但未現君不及見耳今君壽增矣當及見後人之發也祖寤語予父大畏曰視金乃魁星第三宿次年予果省試第三人祖及祖母俱得九十二歲悉符所夢

長興徐布政弱冠登科遇相士曰公終身舉人知縣耳徐貧甚性好放生每歲以束修買放生命九年未第一日有以三十金請文者扁舟浮太湖買放水族金盡乃還復遇

相士驚訝曰汝何陰德滿面乎明年必第矣嘉靖庚戌果第

諸暨令潘華禁捕魚後奉詔徵夜夢魚數萬哭聲沸天因作夢魚記以囑後宰

李昭嘏試進士王司晝寢忽寤見一卷在枕前視之乃昭嘏卷還於架上復假寐窺之有一大鼠啣其卷復還枕前如此再三昭嘏及第王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不殺鼠報也

胡鐸爲福建布政延鄉官尙書林俊燕會林忽昏寐良久



方甦語坐客曰異哉予適被召至一官府主者乃吾宗尚書林聰也云爾昔爲縣官不禁宰牛減壽一紀予曰昔爲縣時常有禁牛榜在聰令縣土神錄其禁榜果有之仍代申奏還壽一紀座客皆驚咸誓終身不食牛俊後果一紀而終

格言

慈心錄云仁民而愛物今不先務愛人乃教人先務愛物何也答曰能愛物必能愛人忍於害物則必忍於害人成湯推解網之心以及人故仁覆天下使白起能存愛物之心則長

乎四十萬人可以不坑矣故愛物愛人同一仁也

朱璣感應篇論曰世人不慈於物大率謂靈蠢判絕恣我宰殺無傷也試以一二事證之唐明皇之馬不肯爲祿山上壽唐昭宗之猴不肯爲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鵬殉帝於海是物知有君臣也蜀中之猴索其子而腸斷鮮于氏之蝠識母氣而來集是物知有父子也房氏之鷄能以死殉其雄武后之秦吉了能念其配燕柳氏有貞燕淮安鹽城有烈鴛是物知有夫婦也智覺之鶻能代鶴殺蛇大庾李氏之猫能哺他子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鷄鵲能思上皇清溪之燕能殉

王女陸機之犬能郵書劉承節之馬能訴寃是物知忠於所  
事也魯山之鶴能啣衣而訴京兆之鴉能觸鈴而訴是物知  
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於人哉慈心之訓其可忽諸  
蘇文忠曰予少不喜殺生近始能斷有餽予蟹蛤者即放江  
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斯言誠可思  
也人之食物若無禮以節之或一餐而斃數命或一羹而傷  
百生姑無論殺業滿前昭報不爽試思忍心殘毒暴殄物命  
問心當何如也人若未能盡斷肉食當以漸方便除去殺心  
一見殺不食二聞殺不食三專爲殺不食四家無故不殺食

如是則於衆生無殺害意至於蚊蚋蚤蝨形雖微小罔不貪  
生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蛇蝮蝎蜂偶然現前未曾傷人勿謂  
螫毒便輕殺之誠能痛戒一切諸殺則可以感化一家不殺  
一家旣戒則可以勸化一鄉不殺由此而推及於天下之大  
四海之廣其爲功德又寧有涯量哉

周顛曰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於我何奢今人以活鱖而  
資口腹者比比皆是也是誠何心哉或曰羊豕大身難於刺  
割蚶蛤微命易於烹熬如是則性命之小者尤不幸也昔蘇  
文忠在海南爲殺鷄而作疏張忠定在成都爲割羊而轉經

是不以口腹之慾而戕吾愛物之仁也  
俞偉戒殺文曰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  
羊奔客而拜訴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於  
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楊傑提刑遊明州育王山  
因畫卧有婦女十數人執紙若有所訴密遣人往視行厨果  
得蛤蜊十數枚訴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  
其被擒執時前覓刀杖乞生無由旁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  
就終啣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當  
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爲湯火針刀所傷便覺痛楚難忍

百端救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  
憐憫無論佛法明有戒勸天理明有報應而不仁不恕惟知  
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爲也諦觀物情當念  
衆生不可不戒

聞啟祥戒食牛緣起人生罪業甚多而殺生爲最殺生罪業  
至重而殺牛爲最食者之罪亦與殺等蕭東白云我勸世人  
勿食牛肉服耕効勞反遭殺戮爾食何來忍爲烹鬻皮解體  
分猶張兩目目豈徒張看爾反覆能保他年不變爲犢讀之  
令人心惻骨驚食不下咽况殺噉報應鑿鑿不爽奈何貪此

寸縵自貽伊戚哉予家已三十年不食牛肉一日老友陳升  
甫云吾輩之戒出於一身一家功猶有限曷若作一緣冊時  
爲捧持隨身所到宛轉勸化令皆如是豈非大快募緣者乞  
人財物遇信心之人尙多捨施今止求人殺生命不食牛  
肉曾不費彼一錢一粟而所得福德殆難比數凡我同心豈  
無隨頌我雖不敏敢爲先驅可乎予歡喜讚歎不能已感應  
錄云有勸百人食牛者增壽一紀君雖發心憐憫衆生不  
作是想然有是業自有是報君之壽命無窮不待方來卽此  
是券矣

文化成展

Blank pag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a vertical tear near the center.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and some very light, illegible ghosting of text or markings.

